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陈辉烈士的墓碑,静立在河北涿州市烈士陵园。青色的花岗岩上,镌刻着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:

“英雄非无泪,不洒敌人前。男儿七尺躯,愿为祖国捐。”

这是他的绝笔,也是他的墓志铭。与这金石之声一同传世的,还有一封浸染着战火硝烟、未能寄出的家书。

1939年6月3日,晋察冀边区。一盏如豆,19岁的陈辉提笔,将满腔思绪倾注给远在湖南常德的母亲。自1938年离家奔赴延安,他像一只逆风的候鸟,辗转长沙、汉口、西安,最终栖息在太行山深处的抗战前线。一年多骨肉分离,对母亲的牵挂,如同沅水河畔的藤蔓,缠绕着这位年轻战士的心。“母亲:自从别了你,我,像一个流浪者,流浪着,已经一年多了。有时你也许想起在你周围生活了十七年的儿子,骤然插走翅膀飞到哪里去了呢?妈,这怪谁呢,只能怪日本帝国主义者啊!”

这不仅是一个儿子在向母亲倾诉思念,更是一名觉醒者在讲述民族的苦难。他深知个人的流浪与骨肉分离,根源在于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。这种将个人命运自觉纳入民族命运的清醒,正是那一代热血青年最令人动容的精神质地。

家书中接着写道:“它使我离开了家乡,使我到遥远的地方去学习,现在又使我到了这太行山里了。最令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隔绝了我们的消息!”这“切肤之痛”,痛的不只是自己不能尽孝膝前,更是千千万万个母亲与儿子被侵略者的炮火隔绝了音讯。

陈辉原名吴盛辉,自幼嗜读诗书。如果生在太平年月,或许会成为一位教书先生,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。1935年,一二·九运动爆发,15岁的陈辉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马克思列宁主义,它营救了我,它告诉我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血腥世界……十五岁,我就是个许身斗争的社会主义者了。”一个15岁的少年,已经“许身斗争”,将自己的人生钉在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坐标上。

七七事变后,未满17岁的陈辉第一次用笔名在墙报上发表新诗。从那一刻起,“陈辉”这个名字便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。1938年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5月奔赴延安,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从老家启程前,他写下青春誓言:“为了民族的独立,大众的解放,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,甚至这颗年青的头颅。走吧!暴风雨中的海燕将勇敢地向前飞去吧!”

“抗大”毕业后,陈辉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,担任通讯社记者。他在家书中向母亲报告自己的近况:“你的儿子活得很好,活得很有力!”“我目前的工作:在晋察冀通讯社作新闻记者,这,对我很适合。成天在太行山山脉里走来走去,我的任务是反映边区现实,反映在敌人后方的血淋淋的战斗!”令人折服的,则是陈辉对生活的态度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生活,比较在家时,自然要艰苦些,可是谁也该艰苦的!然而也不缺乏什么!一个月三块钱。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有吃有穿有神圣的工作!”三个“有”字,将一个革命者的朴素和对信仰

的忠诚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一个月三块钱的津贴,在他眼中竟“没有什么用处”,因为他的生命已被更壮阔的事业所充盈。

陈辉并非没有牵挂。他对母亲有着极为深沉的惦念。

“我就像一尾离开了家的鱼,估摸着故乡的消息。在那个半偏僻半不偏僻的古城里的亲戚们、朋友们,无恙么?如果我能够知道这些消息的话,这一颗挂在云海里的心也可以收回来了。”笔锋一转,他接着写道,“抱着一颗为民族战斗的心,一腔为争祖国生存的热情,我出来了。我们分明看到,那个恋家的少年已退却到一旁,一个将“小我”融入“大我”的革命战士勇敢地站了出来。这正是这封家书最震撼人心之处,它将对小家的爱埋藏在心底,化为对家国更大的担当。“什么时候回家呢?我很少想到,也不可能想象,回到家里也没什么用处,整个民族沦亡了,谁也不能快活啊!”这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共同的肖像:把最柔软的情感掩藏起来,用最坚硬的铠甲去面对最残酷的世界。

陈辉在诗作《为祖国而歌》中写道,“祖国呵/因为/我是属于你的/一个手大脚大的/劳动人民的儿子/我深深地/深深地/爱你……也许明天/我会倒下……祖国呵/在敌人的屠刀下/我不会滴一滴眼泪”。诗与家书,同构着一个一腔柔情、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形象。

陈辉是一个天生的诗人,更是一名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士。1940年,他主动申请到对敌斗争最残酷的平西工作,担任房涿涞联合县青救会主任。他一手

拿笔,一手拿枪。白天深入乡村组织抗日团体,夜间进行军事训练。两个多月时间里,在60多个村庄建起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,培养骨干200多人。与此同时,他写下大量诗歌,发表在《晋察冀日报》《群众文化》《诗建设》等报刊上。还在“街头诗”“诗传单”上写下诗句,贴在敌占区的石墙上、柳树上,甚至传到敌人据点里。他以自己的英勇无畏书写了百姓口中“双手能打枪,双手能写梅花篆字”的“神八路”传奇。

陈辉在一首诗中写道,“我的晋察冀呵/你的简陋的田园……它比/天上的伊甸园/还要美丽……生活——革命/人民——上帝/人民就是上帝/而我的歌呀/它将是/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支”。人民就是上帝!这是陈辉最根本的信仰,他也将这信仰践行到了生命的终点。1945年2月8日,陈辉在涿州韩村被百余名日伪军包围。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,他拉响怀中的手榴弹,与冲进院子的敌人同归于尽。牺牲时,年仅25岁。

人们不会忘记英雄。2016年,涿州市民自发众筹,为陈辉塑了一尊汉白玉雕像,将英雄送回阔别多年的故乡。故乡常德以英雄的名字命名“陈辉公园”,迎接她的儿子归来。陈辉生前就读过的大桥村小学,建起了陈辉事迹展览室,聆听英雄故事成为每年新生的必修课。

陈辉那封未能寄出的家书,被千千万万后来者读到。那些耿耿誓言,正像镌刻在石碑上的诗句,历经风雨,愈发清晰。

文如其人,在肖复兴身上是很具体的。

我跟肖复兴是北大荒的知青战友,我们认识在1982年。但在这之前,我就知道他的名字。当年兵团每年办文学创作学习班,北京的文学青年们总谈到肖复兴。他那时候可能在兵团当老师,名字已经传扬开了。

1982年认识之后,我对肖复兴的印象很深。他是老高三,我是初三,我尊敬他。

有一年,北大荒知青组织回访,放了一天半的假,可以回自己连队看看老乡,第二天下午两点前须返回招待所。但第二天两点之前回来的,只有我们两人。

那天晚上,老乡送了两筐西瓜。不到季节,瓜没熟,可老乡热忱。切开来是白瓤,招待所的后窗开着,就顺窗扔出去了。第二天早晨一看,后窗外扔了一地。不要说看着不雅,对人家的心意也是一种伤害。我们俩不约而同拿着筐去捡,打算送去喂猪。

从那之后,我们一直有联系,文学活动中也常见。

肖复兴这个人,首先是善良,其次有正义感,再有就是有内省力。

说他内省,他写过一本书,书里写到一件事:当年他当宣传队编创者的时候,连队里有个老职工爱贪公家的小便宜,他把这个细节用在一个小节日里。过了这么多年,他觉得要跟人家道个歉。回北大荒时便专门去找那个老职工,可对方早就不记得了。

肖复兴的新作《老街》里,也能看到这样的人和事。

书里写到一位丁老太太,长年照料瘫痪的儿媳妇。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人,在岁月的长河里是一粒微尘,在岁月的褶皱里,你不写,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她写进书里。他把这个老太太记下来,说“我非常尊敬她”——她能做到这点,不是一天两天,是十几年。书里还引了毛泽东主席的话,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”。

我们今天常听人说,一听到“善良”就觉得缺心眼,但这本书里,善良是有回报的。

肖复兴的弟弟去青海那天,那么

汉语中,有很多词是极美的。比如,“山房”这个词,意境就颇为动人,轻轻一念,便觉一阵清爽的山风从寂静的林间吹来。

朋友在山里盖了一间房子,我有幸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。

进山那日,适逢暑天。整座山郁郁葱葱,仿佛在做一个碧绿的梦。打开车窗,仿佛潜入梦的深处。山越深,树木的香味越馥郁,内心变得越发沉静。鸟鸣清脆,响彻不止,如同林梢的溪流欢快流淌。

房子坐落在半山腰,被藤蔓环抱。山间潮气重,墙根滚着青苔的墨绿色花边。屋里陈设极少,墙面空空,像一张空白的宣纸。窗户敞阔,风与阳光可以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。

山中的生活极其简单。每天清晨,在鸟鸣中醒来,去附近的小溪取水。道路松软,林间弥漫着轻纱般的薄雾。那雾被风轻轻撩动,一会儿跑到你身前,一会儿跑到你身后。一只小松鼠正在枝头发呆,见到人,立刻逃之夭夭,我记得它的门牙上闪烁着俏皮的微光。

回到住所,第一时间便是煮水泡茶。茶是山间的野茶,有些发涩,香味也不浓郁,但很解渴,喝上两口,便感觉通体舒泰。喝下的仿佛不再是茶,而是整山的苍翠、鸟鸣和清风。

山里的时间很慢,像云朵一样自由舒展。

上午,是写作的时间。打开所有的窗户,让屋里流动起清凉的绿光。手指在键盘上飞快跳跃,文字一段段涌出,仿佛野果缀满枝头。写累了,便坐在门口的露台上,一边喝茶,一边看山。山谷里尽是愉快的风,阳光把它们晒得热乎乎的,软绵绵的。山谷底部,有一条丝带般的河流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午餐很简单,炸几尾从溪中现捉的小鱼,切几片咸肉炒黄瓜,或者用野葱炒两个鸡蛋。吃完午餐,柴火的香味和米饭的香味仍弥漫在屋里,久久不散。

掌灯时分经常下雨,天光突然变暗,乌云翻滚。那雨声像母亲在厨房做菜,小雨,是文火慢煎;大雨,则是大火爆炒。山间的雨很任性,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雨停了,檐下仍有水珠慢条斯理地滑落。空气清新,山岚随风飘动,遮住了对面的山头。贪婪地呼吸着潮湿的绿意,心中仿佛生出成片的青苔。

一个月后,美好的山居生活结束了,重新返回热气腾腾的闹市。内心像被洗涤过一样,澄澈而明亮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常常会想起山里静谧的时光,想起草木迷人的香味,想起满屋的月光……想着想着,平静的喜悦便如清泉一般汨汨涌出。

西瓜词典

陈 昱

西瓜是一本夏日词典
瓜皮,果肉,黑籽,汁水
是这本词典的鲜活构件
一口咬下,凉意在舌尖上绽放

清甜汁水是最先抵达的凉意
圆滚滚的轮廓,是词典合上时的书脊
切开后,黑籽,一粒粒嵌在果肉间
像是文字旁错落的标点

通透红艳的色泽,是词典温润的正文版面
果肉绵密,口感沙软
像那些自带温度的文字
扑面而来的清甜,是读后回甘的清爽

每一缕清甜,都是逐条写下的注解
咬下的瞬间,恰似翻阅整本词典
夏天的全部释义
尽数藏进这本西瓜词典

▲中国画《柳荫》,作者陈师曾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前些天回父母家,发现他们依然在使用蒲扇。我知道,父母不太开电风扇或空调,不只是为了省一点电费,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使用蒲扇。用母亲的话说,蒲扇的风,不似电风扇那样生硬,也不像空调那样霸道,它的风温和而熨帖,更适合他们。

制作蒲扇的材料,是南方的蒲葵。一个大大的巴掌形叶子,剪去边角,用一种草编收了边儿,便成了蒲扇。一把小小的蒲扇,沁着草木的清香,进入寻常百姓家,在轻摇慢摆里,让酷热的夏天变得清凉、舒适。

我从小寄养在浙东四明山麓小山村祖父祖母家。虽说那里每家每户的女主人都会编织麦秆扇,但祖母似乎更喜欢使用蒲扇。她说,麦秆扇属于年轻人,蒲扇才是我们老年人的最爱。一柄蒲扇,祖母是用了又用,扇柄都有了温润的包浆。蒲扇在夏日除了摇风送凉,还能驱蚊逐蝇,挡阳遮雨。难怪,祖母总是手不离扇。

夏季,祖父祖母家的晚餐和纳凉,安排在洒了井水和燃起驱蚊烟熏堆的院子中间。晚餐时,祖母定然会坐在旁边给我打扇。

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一晃10年,我又一次来到新疆和田。与老友相见,分外亲切。他带我到玉龙喀什镇。马路旁,食肆林立。一个饕餮,一坑烤包子,香味从坑口奔涌而出。

我喜欢和田风物,喜欢玉龙喀什镇的烟火气。十几年前,因参加京津皖三省市对口援建和田工作,我来到这片边地。于我而言,是支援,更是学习和体验。繁忙的工作之余就到玉龙喀什河畔,看着玉河北去汇成塔里木河,心里油然而生感动,也为小镇的发展喝彩。时不时地,凑近饕餮边吃两三个烤包子,幸福和安然的滋味在心中荡漾。

援建结束后,我依然想念和田的滋味,烤包子是味中之味。记得芜湖银湖路上有一家店卖烤包子,吃过几回,因为“场景不对”,吃起来总觉得不及玉龙喀什河畔的味道。

从思绪中回到当下。老友看我嘴馋,一下子点了肉饕、羊肉串、拉条子,当然还有烤包子。5元一个的小点,10元的大不少。随着大师傅的一声吆喝,4个大而饱满的烤包子赫然摆到眼前。老友熟练地用铁刷子刷去底层的土盐和老皮部分,掰开,一窝羊肉,肥瘦相间,肉汁浓厚,散发出喷香之气。我顾不得烫,咬了一大口,满足地笑了,老友也笑了。

烤包子的大师傅熟练操作着,不时还发出有韵味的吆喝声。老友说,这是一种仪式,意思是“烤包子好了,大家都来吃呀”。相传依布拉克·艾利克斯拉木是古代西域有名的美食匠人,民间尊其为掌管美食的先贤圣人,他做的烤包子、薄皮包子,是肉与面的完美结合。烤包子出炉时,大师傅拉长声调喊的是依布拉克·艾利克斯拉木的名字。

品尝完各种美食,仍意犹未尽,临了,又来一碗店里自制的酸奶。

烤包子,是我的一个念想,是对一段岁月的记忆。

多味斋